

第六章

結論

第一節 創作的省思與瞻望

筆者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，藝術的價值在於它的獨特性與特殊語彙所表達出的完整內涵，既然藝術的本質是恆常存在的，創作者在表現的形式上就可以不斷地轉化。在把握了這一些創作觀念之後，筆者在漫長的探索與發現中，堅持「回到事物本身」，回到藝術的大自然中與生活的氛圍裡，去發掘生命的根源；去真實地體現美的感受。

因此，筆者在調整自己的繪畫創作方向時，選擇重新建構自己的思維理念，擺脫了舊有的結構框架，以及敘述性語言的畫面形式；不著重透視法則或者是空間問題的探究，反而重視畫面氛圍的表達與記憶的串連，這些「擺脫」的過程，就藝術家而言，可說是一種蛻變，也是一種新生。

在創作上反覆的思考與不斷的反省的同時，筆者有幸在 2009 年，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的《世外桃源：龐畢度中心收藏展》(Arcadie Dans les Collections du Centre Pompidou)⁴¹欣賞到筆者最為喜愛的兩位大師的畫作——波納爾的《有含羞草的畫室》與馬諦斯的《大幅紅色室內景》(Large Red Interior)，在觀摩兩位大師的原作過後，筆者在自我創作的造型、色彩、線條的表現上有了更深層的體會，領悟到藝術家在創作時必須要先有感覺，而感覺則常常發生在直覺的同時，且直覺隱藏著藝術家最真誠的創作思維。舉例來說，波納爾的《有含羞草的畫室》畫面中的欄杆，它同時可以呈現十種以上的繽紛色彩，波納爾透過色彩的變化

⁴¹ 此展覽由法國龐畢度中心與台北市立美術館合作規劃展出，以「世外桃源」為題，藉著東西方文化中皆重視的烏托邦的想像與藝術的意念結合。展期由 2009 年 4 月 18 日至 2009 年 7 月 12 日止。

表現出藝術家創作時的原始意念，即以直覺來表現藝術家最實在的感受。而馬諦斯的《大幅紅色室內景》，原作上行雲流水、薄塗一氣的筆觸，簡潔明瞭、不拖泥帶水的線條，同樣也表現出藝術家最原始的創作意念，即運用色彩的渲染以傳遞出深層的內心感受。

筆者也發現透過觀察一位藝術家如何從開始尋找，進而到畫風的演變，甚至到了成熟之際，是一件相當有趣的事。藉由這本論文的撰寫過程，筆者從不太認識自己，到發現自我，進而釐清自我，這一連串的創作心路歷程，讓筆者察覺到書寫已不再只是書寫而已，而是在協助筆者釐清創作上的觀念，使筆者自我的創作之路上，能有更加明晰的自我獨特概念，創作的道路也因而越趨明確與順暢。

此論文研究的結束可不是真正的結束，而是另一個研究的開端。未來的研究也可以以這次的研究作為一個經驗的延續，即從觀察中學習，從反省中延伸。筆者在決定研究窗戶主題時，已發現對於窗戶不只是只能由內往外看的方式；同時也是由外往室內看的一種形式；或者有種特別的表現方法，即透過窗戶上的玻璃反射到的景物再加以表現，這些不外都是在呈現窗戶的一種意境。而筆者單選擇以室內窗戶靜觀作為研究，其原因是為了表達自我的內心情感，換言之，即是要表現出一種心境由內向外的延續。而其他形式的窗戶表現，在未來或許也可以輔佐筆者在窗戶這個題材上的延伸，或是增加窗戶這個題材對於筆者自我內心的一種反映。

此外，筆者在研究此論文的同時，腦中也有許多的思路同時在進行著，除了筆者論文中重要的兩個關鍵：其一是創作畫面氛圍的傳遞；二是記憶的連結關係之外，咖啡館之於藝術活動的意象也是筆者所關注的，這或許可以是筆者下一個要深入探究的議題。而在未來的自我創作之路上，筆者仍會以自我關切的生活議題加以專研，並專注於探索自我、了解自我，進而接納自我。

第二節 結語

藝術家要忠實於自己的內在意念是需要一種非凡的魄力，那是藝術家在把握了正確的藝術創作立場後，對自己的一種完全的信任和交待。

在藝術的領域中，有些藝術家呼喊著創作應該回到人性內在層次的呈現，應該以人爲本位出發；有些則認爲創作應以大環境爲依歸，以社會環境對象作爲探討的內容，嚴格說起來，並沒有誰對誰錯，唯有個人選擇的不同。對藝術家來說藝術創作不只是建立，有時更是一種破壞、消除或是重建。在選擇創作對象時，必須屏除不必要的個體元素，緊緊把握住創作主體的原始意念，換言之，即是一種氣氛的掌握，進而在畫面中表現自我對於生活的觀察，表現藝術家專注於營造畫面的理念，將自我的繪畫語言展現得淋漓盡致。

塞尙曾說：「藝術對我來說，只不過是一種生命的冒險罷了。一切呈現在畫面上的事物，不論是一筆一劃，它並不是色彩或是筆觸，而是屬於我整個內在生命的冒險。」⁴²在這一場生命的冒險中，筆者發現真正的藝術，開始在藝術家掙脫了一切形象、概念、理論的束縛之後，藝術家以真正內在的生命面對實體的自然人生，而這是一種觀念的自由；同時也是一種真正創作的開始。

⁴² 史作權，《尋找山中的塞尙》，(台北：典藏藝術家庭，2006)，頁 118。